

新马文学丛书



昭南岛的故事

李过 •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新马文学丛书》系列
(第二辑)

昭南岛的故事

李过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TELEPHONE No. 63379552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邮区

丛书：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第二辑）

书名：昭南岛的故事

著者：李过

承印：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981-05-6921-1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

定价：新币：\$26.00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南方文丛》和《新马文艺丛书》之外，还筹划出版全新的《新马文学丛书》系列，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因为嗜书如癖，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日子久了，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当时，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尤其是对《南方文丛》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如汉素音、杏影、连士升、苗秀、韦晕、赵戎、李星可、李汝琳，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如《星月文艺丛刊》、《新地文艺丛书》、《新马戏剧丛书》、《南国文丛》、《亚非史地论丛》、《南洋民间故事丛刊》、《史地论丛》，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研究、史料、教育、美术

和音乐等单行本。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但是，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陈先生老当益壮，精神抖擞，财力雄厚，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决意东山再起，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负责主编《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出版事宜。

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否则岁月蹉跎，后悔莫及。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充实并壮大《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阵容，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

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

忠扬

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

目 录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一、日机第一次空袭·····	1
二、轰炸以后·····	13
三、商店不做生意·····	24
四、应该唤醒民众·····	35
五、到山芭来的一种人·····	46
六、收回屋子的纠纷·····	57
七、舰沉人心慌(上)·····	68
八、舰沉人心慌(下)·····	79
九、错误的开始·····	91
十、功败垂成·····	103
十一、婚后生活·····	116
十二、人奶、牛奶?·····	128
十三、各有所谋·····	141
十四、进得退不得·····	154
十五、为三餐的和为发财的·····	167
十六、逼供和套话·····	179
十七、劝导·····	192

十八、弱肉强食·····	205
十九、落网·····	217
二十、报讯知家累·····	229
二十一、家第一·····	241
二十二、牢里牢外·····	254
二十三、保护证·····	266
二十四、要想办法救人·····	279
二十五、集中的第一夜·····	291
二十六、死里逃生·····	303
二十七、日军捕杀、强奸后，造成的痛苦·····	316
二十八、两种不同作风的女人·····	329
二十九、软弱与坚强的不同表现·····	333
三十、善恶终有报·····	336
附录：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主导残忍意识·····	339
后记·····	347

一、日机第一次空袭

1941年12月8日清晨4时20分。

新加坡的总督府，康宁山英陆军总部，实里打飞机场，丁加飞机场，军港，海港局，警察局……这些地方，以往在这个时候是灯光处处的，今晚，忽然都熄灯了，或者只有极微弱的灯光。而在里面的人，却紧张地在活动着。

然而，街灯却仍然放射光芒，照亮它的四周。还有是火城的宰猪廊，做早市小贩工作的地方，打通宵麻将的屋子里，和有特别需要的人家亮着灯光。一般人家都熄灯，在酣睡中。

寂静中，隐约地可以听到轧轧的飞机声。

起来小便的林启丰，回到床上，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搞的，天还没有亮就演习！”

“你说什么？”他的妻子李含笑突然问。

“你听，有飞机声。”

“恐怕不是演习，说不定是日本仔的飞机来轰炸。”

林启丰是个店员，平时接触的人多，自己也看得懂报纸。他对英国防守新加坡的力量，非常有信心，听了妻子的话，不以为然地说：“日本仔敢来？你没有看报纸上说，新

加坡是东方的直布罗陀，坚固的堡垒。怕什么？”

“我就怕红毛说的靠不住。”

“人家大英帝国有那么多的飞机、战船、军队在新加坡，还有什么靠不住？你起来看一下窗外，路灯还亮着。如果是日本子来了，还会亮着路灯，让日本仔看清楚地方好轰炸！”

丈夫的话也是理由，李含笑找不出话来反驳，倒是听出了：“好像有很多架飞机一起飞。”

“英国的飞机本来就多，要多少架一起飞都可以；你管它多少架。”

“不知怎么样，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好像会有事情。”

“是你对新加坡英国军队的力量没有信心才会不安，你想想，如果真的日本飞机来了，为什么没有响警报。”

“说不定有警报我们没有听到。”

“警报很大声，白天那样吵都会听到，夜里这么静会听不到。还是安心睡吧。”

林启丰真的安心睡了。可是李含笑却睡不着。

x

x

x

“杰民，杰民！”秀珠推醒丈夫。

“什么事？”

“飞机声！”

“大概又是演习吧！”

“演习！”秀珠想一想，不同意：“演习通常会有新闻

的。今天我有两节空节，我没有改卷子，都用来看报纸，没看到有什么演习的消息。”

杰民对自己的话有点动摇，勉强地说：“会不会是临时决定的。”立即又自己否定说：“不会的，临时演习也不会在夜间举行。”

秀珠着惊地问：“难道真的是日本飞机来轰炸？”

“日英还没有宣战！”

“日本对中国也是不宣而战的。他们向来就不讲信誉的。”

“可是，也不像。据说，新加坡实里打和丁加机场就有一二百架飞机，还有战舰“太子号”、“击退号”，如果是日本飞机来轰炸，英军飞机也会起飞迎击的，怎么没有听到另一批的飞机声？没有听到空战声？”杰民分析说。

“这么说，日本鬼子真的来了！”秀珠有点吃惊地说。

“我想是来了的。”

“如果像报纸上所说的那样，日本鬼子来，也捡不到便宜。”秀珠又镇定了些。

“我对洋人一向就没有信心。你看他们那娇生惯养的样子，又是那么自高自大，要他们吃苦作战，我看办不到。别的且不用说，他们那双鞋就有多重了，要跑快也不行。听说日本鬼子穿的是树胶鞋，就轻便得多，还有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为了不做亡国奴逃到南洋来，看来是逃错了地方。”杰民感慨地说。

“我们教育学生，宣传抗日，鼓励学生抵制日货，募捐等等，也做了不少的事情，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

“不说这些了。我看还是要早点准备一下。看来，日本鬼子是真的要对英美宣战了。”

“你打算怎样？”

“让我考虑一下。”

飞机就好像在他们头上飞过，夫妻俩都睡不着。

“我看，到防空壕去躲一躲好些。”

“好。快点！”

×

×

×

“一定是日本飞机。这一下可好了！我才要看看那些骂我是汉奸，把我的货物搬去烧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一听到飞机声，贻日就这么盼望着，也下意识地摸摸他的耳朵。他想起和他一起做日本货的商人，发表亲日言论的人，给人家割掉耳朵警戒的事。幸而他应付得好，所以耳朵还保留了下来。可是，受辱骂，货物的损失，无论如何，他消不了这一口气。

“哼，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检举他们，让他们给皇军抓去杀头，才能消我这心头恨！”贻日的牙齿咬得咯咯地响着。

这时，他忽然想起日本商人藤本的话：“你们做日本货生意，是大好大好的。不过，不要只看在商业的利益面，要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我们日本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帮忙做事。日后，有你们能够为日本效劳的机会，你们都不要错过。我们是很重视为日本做事的人。你记得吗？”

貽日清楚地想起，当日自己是很爽朗地回答：“记得。一有机会，我随时会效劳。”

“眼前摆着的不就是个机会吗？我应该趁这个机会给日本人做点事。以后，要他们替我做事，多杀几个人，他们才会肯的。”

于是，貽日悄悄地爬起床来，想到外面去看个究竟，找个为日本效劳的机会。

×

×

×

从七日晚饭后就开始打麻将的那四个人，精神还很饱满。好像从麻将那里，可以取得精力，用之不竭。

“又是飞机！”赌输了的刘民发牢骚。

“听飞机声都听厌了。”亚安附和地说。

“不知道是谁的飞机？”

“管它这么多！”亚豪说。

黑牙说：“要是来的是日本飞机，是会轰炸的，那就不同了。”

“死了就算了，还有什么？”刘民说。

“你不怕家里那个相好的做寡妇？”亚安开玩笑地说。

“他那里怕，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面，他家里那个相好的，还不是和守寡差不多。”黑牙附和地说。

“碰！”

亚豪说：“还是少说几句，专心打牌，不要给包。”

“包就包。反正日本仔一来，什么都没有了，连头没有

了也是这样的！”刘民说得很慷慨，但带着多少的悲凉。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学学别族人，他们什么都无所谓，谁来管，都是一样。”亚豪叫别人不要说话，也忍不住说了。

“他们这样倒好，朝朝做顺民，朝朝平安。我们要什么抗日，抵制日本货。结果呢？你看，日本仔一来，先杀的·一定是唐人！那个时候，不知要死多少人！”

刘民粗声地说：“你没有死就好了，管别人！”

“碰！”

“丢你妈，还是不说话的占便宜，多说话分神，我们都不说话，专心打牌才有味道。”

四个人的精神都贯注在方城内。飞机飞到了他们的头上了，他们还是在打牌。

×

×

×

在猪叫声间歇的时候，宰夫阿海一愕，大声地嚷道：“你们听，飞机声。”

大家听了，都停下手来。一听，果然是飞机声。

“我还以为做飞机师很舒服，想不到要和我们一样的早起。”

“打仗嘛，不早怎么可以。”

“打什么仗，我猜又是红毛飞机在做什么演习。”

“三更半夜也演习？吵死人。”

“吵到的是别人，又不是你，怨什么？”

“我就怕不是演习，是日本仔飞机来炸新加坡。”

“如果是日本仔飞机来炸新加坡，红毛飞机早就飞上天去和他们打了，还会让日本仔飞机在你头上吵。”

“那也说不定。红毛人没有日本人敢死。”

“要是真的日本子飞机来炸，日本仔不久也就会来的。”

“日本仔来了也不用怕。别人对他们没有法子，我们呢，宰猪宰慌了，就把他们当作猪那样，见一个宰一个。”

“大炮仙，不要吹。如果日本仔真的来了，你不是给他炸死，他们只要送你一粒黑枣（子弹），你连刀都举不起来。”

“又不是笨到当着他们的面前举起刀来。要嘛，暗中宰掉他们，还怕什么黑枣（子弹）。”

“喂，大炮仙，不要吹了。日本仔还没有来，不用你操心。现在，还是为这些猪操心吧！”

“对啦，等下人家来载猪肉；没得给载，看你还车什么大炮。”

大炮仙看一下钟，已是四时二十五分了，知道是该加紧工作的时候，也就不作声了。各人也行动了起来，猪又在嚎叫了。

×

×

×

做豆腐干的阿伟叔，推了一阵石磨，他听到了轧轧的声音，以为是石磨轧到石粒，或者是石磨坏了，便停下来要去检查石磨。石磨没动了，而轧轧声还在响着；他细心一听，

轧轧声是来自远方的空中。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是飞机！一天到晚嚷着要打仗，真是吃太饱了。要是叫他们每一天都来推石磨，看他们还会不会嚷着要打仗！”

阿伟婶从房间里出来，告诉他：“飞机声，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我怕真的要打起来了。谁还有心买豆腐干吃？”

“豆昨晚都浸了，总得磨完它。怕卖不掉，就少做些豆腐，做多一点豆干，也做点咸豆干。”

“阿全那里，不知道会有事吗？”阿伟婶忧愁地问。

“人家说，监牢是最平安的地方。”

“我就怕飞机炸。”

“听说监牢也关着好多日本人，日本飞机总不会去炸自己人的。”

“红毛说阿全是共产党，怎么会和日本人关在一起？”

“你不是没有去过，漳宜监牢那么大，那里关着许多人，各色各样的人都有。”

“只要阿全平安就好了。”

休息了一会儿，阿伟叔不再喘气了，说：“时到时当，不要想得那么多了。”说了，他又推起磨来。

“轰”地一声爆炸声，结束了人们种种的猜测，幻想。他们知道，日本飞机来轰炸新加坡了。

那一声爆炸的巨响，也惊醒了酣睡中的新加坡人民。

“英军的飞机哪里去了，为什么让日本飞机到新加坡上

空来轰炸？”

“为什么路灯还亮着，难道怕日本飞机看不清楚投弹的目标？”

“……”

人们有许多疑问。这些疑问，他们找不出答案。

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已面临日军飞机的轰炸，机关枪的扫射。于是，人心惶惶，到处一片慌乱。

比较了解情况的，是住在实里打，丁加机场的附近的人家。当他们给机场的警号吵醒时，好奇的人便出来看个究竟。

虽然，他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相当远。可是，时常在机场附近经过，他们熟悉机场的情况，只靠张望，他们便能知道个大概情形。

警号响过了一阵，机场的灯光全都熄灭了。

远远的飞机声，越来越近了，就好像快到他们的头上了。

这时，飞机场已传来飞机要起飞的声音，飞机在开始跑了。就当飞机开始跑的时候，空中飞来的飞机已在头上了。地面上的高射炮响了，火球往上冲。可是，天空中的飞机依然飞着。接着，“轰”地一声巨响，还夹着咯咯咯的机关枪声。有的飞机才腾空，又变成一团火落了下来。

那爆炸的巨响，使到本来在屋外观看的人们，立即冲进屋子里，摇醒酣睡着的，携男带女，扶着老病的，到防空壕里去躲起来。也顾不了那些猪、鸡、鸭在乱跑、乱跳、乱叫了。

轰，轰……连地都震动了，火也起了。咯咯咯，空中像落火雨。碰，碰，碰，地面上像在放烟花。飞机场已到处是火，而且越烧越炽烈。

躲在防空壕里，爆炸声、炮声、枪声，听来没有那么吵。说话大声一点，还能够听清楚。

躲在防空壕的阿泉伯感慨地说：“红毛兵是少爷兵，中看不中用。照这样看，这些少爷兵是保不住新加坡的。要保住新加坡，就要靠我们自己了。”

安康感到意外，问：“爸是要我们去打仗？”

“是不是要让你们去打仗，我还没有想通。如果要人去打仗，还是我去的好。”阿泉伯又接着说：

“我做新客就来到蔡厝港，起初，帮人家做地里的粗重活赚工钱过日子。后来积了点钱，足够建一间小亚答屋，买锄头家具，有钱买菜种，也有三几个月的伙食钱了。便向地主租下这块地来自己种菜卖。后来又养猪。和你妈结婚后又养鸡。我和你妈日做夜做，辛苦了几十年，总算把这块地买了下来。你们兄弟就在这块地上出生、长大，我们一家人的食、住、用、都靠这块地。这块地是我们的命根。从已知道的来看，红毛虽然不好，他们多少还讲理，从唐山那里的事，我可以看出日本是野蛮的，我怕日本人来了，我们这块地是不是能保得住，就难说了。”

“爸不是常常说起，做新客来的时候，受尽红毛的欺侮，为什么还要为红毛保卫这个地方？”安顺不明白地问。

“谁说是红毛的地方？这地方是红毛占来的，就像现在日本鬼子想占去一样。这地方，应该是住在这地方的人的。